

◆逝者追忆

代写明信片

胡铭

早年我常写明信片,更多的是为父亲代写,数量相当可观。

父亲的朋友很多,遍及全国各地,来往信件特别多,父亲忙,平时难以顾及朋友,春节时便一并以明信片捎去问候。明信片尺寸有限,只能写几行小字,父亲患有眼疾,时间一长就受不了,好在我的钢笔字勉强能入他的眼睛,于是代写的差事便交到我的手上,这一接,就是二十多年。

面对父亲收到的一叠叠信札和明信片,我又喜又忧。喜的是,父亲有这么一大帮好友,忧的是,我又得眼手酸了。为了赶时间,我自作主张写起了行楷,父亲骂道:“你这字写得有点油,不行,必须写工整楷书。”这不是难为人嘛。明信片的纸张厚实不吸水,又过于光滑,快速书写没问题,慢写则容易出现毛病。但既然承接了这个活,就得干下去。端坐于桌前,我乖乖地恢复到传统的路子,一笔一划地去写每个字。手麻了,甩一下;眼胀了,闭一下。写好的明信片摊开来,父亲站在旁边瞄一眼,发现不满意的,一定会让我重写。我嘀咕道:这又不是参展,何必那么认真呢。但父亲却不容辩解,他是个严谨的人,无论是创作艺术作品还是写考证文章,都会一丝不苟。

多年实践中,我也渐渐学精明了,倘有几张写得不好,我会遮遮掩掩地放到最下面,不让他注意到,这种糊弄的方法往往还真有一定的效果。父亲买的明信片如果不够用,我就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,可要不了一两天,他又买来了许多,我又得伏在桌上。为了省事,我索性将寄信人的地址、邮编、姓名刻成一窄而长的印戳,直接盖上去,至少能少写二十多个字。通过一年一度的书写,我倒是长了见识,也“认识”了很多人,有名家大腕,也有普通百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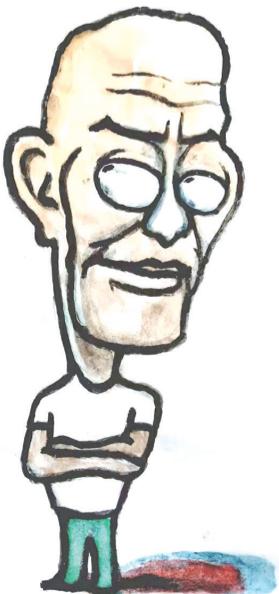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我对父亲说,寄出去的明信片可以让对方签名之后再寄回,这样岂不更有收藏意义。父亲认为有道理,于是,家里又多了一些签了名的珍贵明信片,如王光英、朱霖、赖少其、耿宝昌等人。

父亲曾多次为成套明信片题字,这样的明信片我一般是拒绝书写的,理由简单又有说服力:两种字相差迥异,容易让人产生误解。父亲只好自己动手,笑骂我滑头。

明信片代笔一事,外人几乎不知晓,他们还真的以为就是胡寄樵先生亲笔的呢。听说外地有人拿着父亲的明信片参与拍卖,不过我没见到照片,不敢妄加评断,毕竟他自己也亲手写过不少。但喜欢收藏明信片的朋友得小心鉴别,千万别把我写的那个当藏品啊。那是真正的“水货”。

父亲过世多年,现在几乎没人用明信片了。我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,想替父亲问候一声他的老友们,也借此怀念父亲。

瞧不起人的结果,
就是又多了一个人
瞧不起自己!



安庆
解欣欣

漫画 解欣欣 作

◆安庆地理

心静檀香岩

陈俊

檀香岩在桐城市黄甲镇,岩下有檀香寺。

檀香寺背依四季葱郁的屋脊岭大长岗,前临碧波万顷的牯牛背水库,藏形纳象,隐于水库西南一隅,敲山诵水,止风息雾,清幽安静。山高庙小,古寺几经兴衰更替,仍然香火绵延,问其缘由,乃岩基石骨,风神俊秀,尽得山川灵气,既是僧侣的清修之地,也是文人墨客的心仪之所。

传说东汉末年,左慈道人为避战乱,倒骑毛驴,信驴由纆来到后山洞中修行,驱使毛驴和公鸡下山化缘,奇传至今。元末明初,巢湖相隐寺住持大和尚来此建一间小庵,吃斋礼佛,安住念经,修成正果,圆寂后火化得舍利,信众弟子建了七层舍利塔供奉。

桐城派后期作家姚永概曾与伯父姚澂士来游,姚澂士撰《檀香岩小记》:“岩下一小庵,结教榭,树荫丛蔚,四时山鸟闲花,溪径蜿蜒,可集游人之咏事。时与二三知己或坐或立,盘桓于溪水怪石,可乐也。”我的老师陈所巨先生也曾到访,在《美丽的汪河》一文中为檀香寺留下了精彩一笔。

寺前有一块大石头,呆蹲如听禅之蛙。寺沿山势而建,前面是一座弥陀殿,后面是大雄宝殿,两侧建有寮房和斋堂,面积都不大。左边有个新建的茶室禅房,立于深涧之侧,台阶盘曲而上,两边仿木栏杆扶手,上有一桥与茶室禅房相连,桥下的溪流带来清新的山野之气,凉爽扑面,洁净空灵。

延陀法师,已在那儿泡茶待客。

茶室的窗外是盈盈秋水,两边是青山翠色。延陀合掌奉茶,茶是自家种,泉是山中来,一切那么简单,自足,宜然,素淡,丰盈。喝了一杯,聊了一会,去山后看瀑布。山道两边皆是野花时卉,花卉是延陀师亲植的,他礼佛之后,就来修枝拔草。

秋花亦灿,目悦心欣。沿溪石头都堆成了精怪,千姿百样,或立溪涧,或伴竹树,或隐藤

草。它们各作姿态,各显个性,放荡无拘,任尔想象成虎、狮、象、龟、蛇、青蛙、蛤蟆,它们似乎在前世听水宏法时被一种强大磁场摄魂凝住,露了原形。时光流逝,苍痕斑驳。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来自山水的静谧、神圣和亲切。往上走,沿途石阶,一边临溪,一边依山壁。走到中途,分成两路,向右走上去即到达大和尚墓塔,塔七层,塔身层层有洞,洞洞供佛。洞内有大清光绪三年重塑佛像的一块功德碑,石壁上刻有诗句:“石梯有尘清风扫,洞府无锁白云开;龙泉瀑布飞花雨,洁身池里浴仙人。”诗意似摹王维辋川之境,倒也贴切。佛像前有一口圣水井,供台上放着几只盛水的铁杯子,任由游人 and 香客揭开井盖,舀甘泉之水,既解行路之渴,也解心灵之焦。

往上就看到龙泉瀑布了,岩壁很高,仰头掉帽,近一周天晴未雨,水流不丰,瀑布很小,千米一线,如溅玉断珠,似断未断,欲断还连,岩壁湿滑莹亮,清凉下扑。瀑下有一石潭,潭水清冽。跃石上,随意坐卧,闭目,就陷入瀑流和潭水的话语体系,水石相击,梵音仙乐,钟磬悠远,那一刻我似听懂了瀑的倾诉,潭的吟唱,百转千回,如慕如羨。身似禅坐,似面壁,似宏法诵经,轻了起来,脱了尘去,周身沐馨。

檀香岩,檀树之香,檀香之岩。一座小寺也似一棵藏隐于深山的檀木,有自己的坚韧,有自己的高洁,有自己的信仰,不攀高枝,不拒清泉,岩坚石厚,不浮,不张扬。所巨老师游檀香寺时,迎他的是七十多岁的老和尚西印,所巨老师去世已十多年,老和尚西印想也已不在人世。



◆流年碎影

见管桦先生

戴旭东

每每想起《小英雄雨来》,我的心中总升腾起温暖和激情。24年前,管桦来合肥参加安徽省军工文艺座谈会,我恰好参加了那次会议,当时,我不知道管桦会画竹子,只是想听他的文学课,希望获得一些“干货”。

孩童时代,父亲给我买了一大摞连环画,《小英雄雨来》等反映白洋淀的儿童与鬼子斗智斗勇的故事,深入人心,久看不厌。而在我那个年纪和所处的时代,很难接触到文学书籍,也无法知道作家的创作背景。后来我才知道:管桦是著名作家、诗人和书画家,他的作品有歌曲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《我们的田野》,著有中篇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等等。

我有幸认识管老是个偶然的机缘,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,我赶到省工办招待所大厅,不久,就看到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管桦先生走下楼来,他不摆谱不搭架子,全然没有前呼后拥,像是一位邻家大爷。75岁的老人,鹤发童颜,步履稳健,身态庄重,精神矍铄。随行的同志向管桦介绍我时,我紧紧握住老作家宽厚有力的手,只说了一句话:“《小英雄雨来》是我少年时代最爱看的书。”管桦沉吟片刻道:“这篇作品还上了小学语文课本!”然后,他和我们一起候车,一起坐中巴去了红星机械厂的会议室。

管桦先生给我们作了题为《思想是闪电,故事是雷声》的精彩讲座,不仅给我带来了内心深

处的触感和启迪,更重要的是在阅读方面给予我们真诚的指导和引领。我记了满满几页的笔记,耳边不时回荡着他的话语:文学之路不会是笔直的,一个人的命运与文学结缘注定是要清苦的,有思想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才能使中国文学巍然立于世界之林。

课后,我沉浸在难以言喻的愉悦中,走到管桦的面前。老作家身穿深褐色的拉链衫,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略微零乱,他身材魁梧,肩膀很宽,胸膛厚实。他问我可写诗歌,我说没有。他又说,完成一天的工作后,写一首诗是愉快的事,可以调节生活情趣,只要写得好,总有机会发表的,不要怕退稿,名作家都有被退稿的经历。

管桦真诚的话语给我鼓舞和力量,他目光深邃、淡定从容的神态感染了我。到达餐厅,我随着他踏上狭窄的木板楼梯,他示意我坐在他的左侧,等大家都举筷夹菜后,他夹起一块葱炒鸡蛋放入碗碟。他看着我说:“雨来是有原型的。”那是一个给八路军带路的少年,在过封锁线时,少年不幸被子弹击中,牺牲在管桦面前。这是他永久的悲痛,也是他创作《小英雄雨来》的缘由。管桦认为中国人应该从儿童时期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,他编写课文时自然把这种思想写进去,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,我们爱自己的祖国。